

灯下随笔 诗海拾贝

春天耕植

□ 郑飞雪

这个春天,我在城东边寻到一小块地,尝试务农。

我用脚步丈量这块地,横跨四步,竖跨五步。西边一条水沟,沟水虽干,但雨天可以蓄水;南面有小竹林。

我抡起锄,驴一样在地上撒欢,东一锹,西一锹,很不规则地除草、翻土。一次次奋力挥舞锄头,使得气力蚂蚁一般小,锄刀撬在地面,啃开薄薄一层土。好像豁牙的小老太,狼劲咬苹果,只吮了皮儿。但果皮裂开一条小缝隙,淌出的汁水,味蕾也清甜。地皮弥散的芬芳,吸引我和它对话。我兴奋地东一铲,西一铲,野草软软地倒伏在脚下,露水露湿鞋面,微黄的泥土蓬松起来,像松软的蛋糕,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开荒比跑步费力,比舞剑使蛮劲,真能强身健体。只一阵工夫,我就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刨出一朵朵泥土,好像浅浅的花儿,开在蓝天下,露出可人的笑意。

这片地适合种什么作物?我思索起来。

邻近的坡地,是一块沙质土壤,地主人很有规则地在周边种上玉米,中央种马铃薯,坡地豆腐块大,比这布丁地大一点儿,但我由衷钦佩种地人的心思,那一杆杆玉米,夕光中闪着翠绿的光,似身姿挺拔的战士,守护着家园。我很想效仿那坡地,品种多样地播撒些菜籽或豆种。

春分已至,花生过了播种期;空心菜易生易长,但从远处提水浇灌,不方便。为了不跟邻地收获类同,成熟时,可以分享土地上的瓜果。我讨教路过的老农。老农拾掇起一把土,放掌心搓了搓,说:“种茄子吧。”我对茄子有特殊的情感,小时候,常跟父亲上菜地,父亲种的茄子瘦瘦的,弯弯的,像紫色的镰刀,采摘进篮里,很令人难为情。父亲其实并不擅长田园耕种,那是不追肥的结果。我想,在这



地里种一畦茄子,挂满弯弯的紫色镰刀,每次来到菜园子,就好像回到童年。种植是一种思念,让光阴倒流。

大清早,我冒雨去农市,买来20多株茄子苗。看到别的菜苗,心动,又买五株黄瓜秧,八株西红柿苗。这些菜苗需要多大一垄地?明知补丁似的地块种不下,还是兴致勃勃地扛锄把,拎水桶,冒着微风吹雨来到田园。这些菜苗挤挤挨挨全种下,一棵也不剩。种下的菜秧儿,东一棵,西一棵,歪歪扭扭,站满地头,像啦啦队在鼓劲,滑稽,又热闹。这样,好像自己是策划师,信心十足地筹谋土地的未来,等到夏季,大地一片葱茏,爬藤的、挂果的、开花的,美不胜收。

落地、生根,无比急切地盼望。

三天两头往菜地里跑,看看栽种的菜秧挺住了没有?黄瓜苗矮,叶片为什么会枯黄?西红柿苗打尖没有?要不要培芽?头些天,跑得特股勤,渐渐坚持不住了。菜地离家远,视力不好,不方便骑车;打车来回开销大,最好的交通方式是乘公交。公交车过五个站下车,横穿一条马路,步行两百米进公园,公园中央一条河,沿河道,从头穿过尾,再出公园,到达目的地。下菜园,不宜穿好衣裳。一身旧便服,带把锄头,拎个小水桶,路上怕遇见熟人。因为衣衫褴褛,遇见熟人目光也躲躲闪闪,贼似的,转身躲开。每趟出门,必戴帽子、墨镜、口罩,包装严实,避免被认出来。每天,到菜地里浇水,除草、松土、施

肥、打顶,一蹲下身来,就得耗两三个小时。天天反复,特别疲惫。抬头望天,盼下雨。雨天,省事,菜苗也疯长。

今春,没有绵绵细雨,几个晴日,接三天两天雨水。雨后天晴,昆虫繁殖,又早早赶到地里喷杀虫药。种有机菜,根本不成。荒地里的蚂蚁,腿长,那尖头挨近苗杆,跟锯刀一样,一掐就断。没有草木灰,简单地往地面灌稀释的洗衣液;苗与肥,是一种神秘的相处之道吧。苗喜肥,却要肥离根远些,不能近根。雨后,菜苗儿往上蹿了,一夜之间,好像体内的所有通道被打开,枝节往上伸长。

最先牵条开花的是黄瓜秧。黄瓜秧的藤茎纤弱,令人心疼,绿茸茸的茎条似一条河道,透过阳光,可以看见流淌的汁水。水分充盈叶片,叶片微微的绒毛直立起来,一枚枚针尖似的,在风中舞蹈。水分涌上花朵,花朵在光中透出亮色,打起小伞盖。黄花的基部有一段小拇指粗的花托,便是可爱的小黄瓜。小黄瓜如婴儿初生,满身娇嫩,通体翠绿。初见时,心间盈满欣喜。植物对人的情意,通过花叶,奇妙地传达春天的信息。黄瓜节节生长,是一段可触可摸的光阴,听见春天流动的声音。

西红柿花,像极了小星星,五瓣、金色的,中间鼓出黄金蕊。用闪光灯拍照,背景虚化、调暗黑,一串黄金小花垂挂枝头,如神秘的星星俯瞰人间。它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在讨论人间万象;又像向大

地呢喃情话。小金花萎缩,从花托里长出小果,圆圆、翠绿的,似绿的花悄然开绽。绿花瓣,顶出球形的绿蕊。细瞧,它才是顶着绿花帽的小西红柿,倒挂在枝头,如晶莹剔透的玛瑙;又似少女的翡翠耳环,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小巧、玲珑,清透,舍不得饱满,舍不得转红。等它饱满成熟,时序更迭,定然少了春的内涵。

立夏,春雷轰隆隆从天空滚过,雨儿一阵又一阵,下得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密集。雨点吧嗒吧嗒敲响大地,土地经过雨水一遍遍冲刷,渐渐苏醒,大地上的作物逐渐蓬勃,越来越有活力。过些天,去看菜,发现菜园周边长满杂草,蒿草齐腰深,藜草亮出尖利的刺,倒地藤爬满路。抬脚踩进草丛,生怕深不可测的草丛里蹦出一条绵长软蠕的动物。附近的菜农在耕作,借锄头,除杂草,整出一条通向菜地的路。杂草的生命力极旺,铲除,又重生。这样,一次次减少去菜园。

初夏,天热。过阵子烈日炎炎,还要衣衫褴褛,困倦恹恹地穿过漫漫路途,蹉跎进乱草丛生的地里,说不定冒出蛇,不禁毛骨悚然。反反复复除草、施肥、杀虫、浇水,丰收的期待顿然消失,希望变得好渺茫。

清晨或日暮,看老农背着农具走向田园的身影,不由让我心生敬佩。他们走过岁月,走向自己,与天地浑然成一道风景。我们向往土地,其实是在仰望土地上的风景。默默无闻地耕耘,让人肃然起敬。

闽东纪行 (组诗)

□ 阮宪铤

从东海一号打开一片霞浦海

自东海一号出发,满眼的海交出一天的蓝
东冲半岛腰身袅娜,交出
月牙一样光洁的沙滩
大京、小京名字响亮
在耳边还发着纯银的声音

是的,我就是循声带着一座海奔赴而来的
像一朵又一朵短暂的浪花
绣着一层又一层的花边
在大海转弯的地方,只为与大海打一声招呼——嗨,你好

我远道而来,现在
眼眶里、身体里已盛满莹莹的海水
需要阳光明媚
把所有喜欢的,都命名为海

或者选在丹湾开阔的地方,打开胸腔
偷偷放出心中所有的蓝
不动声色,看体内的河流百川归海
让蓝色血液站起来,从东冲口奔腾而去

然后写信给朋友,说
在霞浦
成为蓝的一部分,辽阔的一部分
伟大的一部分,远方的一部分

鸳鸯谷

从小时候的画上,从旧时的爱情里
游下来,抵达这片山水

尘世喧闹,需要一隅青山绿水
作证。让每年如期归来

诺言般坚定。一只两只十几只二三十只
每一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之所以生来翎羽鲜艳
只为一次初见的惊艳

它们慢慢生活,轻轻示爱
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仿佛从我心里复制出的原型
适合窥探

我远远地偷窥
由远及近,生怕惊动了它们

我知道的,世间有许多缘分
有会被风吹散的风险

正如,我担心的哪一天
你突然悄然地离去,人去楼空

仙风山

仙风山的风是干净的
仙风山的风吹在脸上,人是干净的

沾了仙气的天
蓝得镜子一般明亮

如果下一场雪就更好了
我会像雪人一样,站在尘世的高处
爱着白雪国的世界

或者站在山门下
朝拜着
一座山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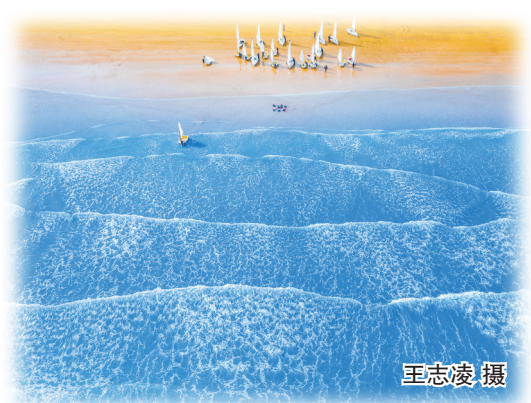
白鹤峰

一座城,背山面海
我喜欢白鹤峰
主要是缘于对它名字的向往

我欣赏给它取名的人
他一定和我一样

经常眺望,入云的峰顶
心里就飞出一只白鹤

清丽的鹤鸣声。在尘世之上
响亮的
像我要说的话



王志凌 摄

火笼

□ 朝颜



围裙里暖手;脚冷了,把脚伸进围裙里泡脚。

有时候,奶奶还把豆子、花生、红薯干等用一个铁壳子装了,放在火笼里煨。不一会儿,香喷喷的气味就弥漫了整个小屋。“熟了。”奶奶说着,把食物夹了出来,呼哧呼哧地吹凉了放到我的嘴里。“奶奶,你也吃个。”我对奶奶说。奶奶张开嘴,展示着她那空空的牙床说:“奶奶老了,咬不动啦!”我便心安理得,嘎嘣嘎嘣地吃个精光。与奶奶相伴的冬日,我不仅能吃到人间至香的美味,还懵懵懂懂地从奶奶嘴里听到了许多我前所未知的故事。天上人间,神仙道士,精灵鬼怪一一登场,听得我毛骨悚然,又欲罢

不能。奶奶没有文化,但讲起古来却是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在那些个漫长的围着火笼度过的日子里,我从奶奶的身上,完成了对文学最初的启蒙。

再长大一些,我上了小学,像断乳一样离开了奶奶的那个火笼。然而,冬天一到,我在教室里发现了更多的火笼。同学们几乎人手一个,上课时放在脚下,焙得浑身暖烘烘的,写字的手也不再瑟瑟。偶有大胆的,偷偷地在火笼里放几粒黄豆或玉米籽儿,香味儿扇动着大家的鼻翼,课堂上便暗藏着几许亢奋,朗读课文的声音也随之异样地响亮了起来。大家只盼着早早下课,好寻到源头,抢几粒来吃。老师也不急不恼,睁只眼闭只

眼,少有追究责任,许是这香味儿也勾起了她童年的回忆吧。

下了课,老师并不离开教室,找个凳子下有火笼的地方坐着,烘着她那冻得通红的手。被老师占着火笼的同学,像中了头彩一般,兴奋地蹲在老师脚下,就着一个火笼烤火。其他同学也羡慕得呼啦一声围了过来,恨不得把自己的火笼也塞到老师手上。“用我的,我的更热。”几个同学争着说,老师笑着再提了一个,一边暖手,一边暖脚。这时候,在城里读过师范的老师,便会给我们讲许多乡村里闻所未闻的事情。正当我们惊诧得“哇哇哇”地高呼时,上课铃总是不合时宜地响起。“孩子们,多读书,书上什么都有呢。”老师一般都这样做总结陈词。因为火笼,课间十分钟成了我们在寒冬里最幸福的时光。也因为老师的那些话,我从此挖空心思地找书看,一步一步迈进了文化的殿堂。

长大以后,我也做了一名教师。还记得离开讲台的那一年冬天,我站在教室里,领着孩子们读《诗经·采薇》:“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许是从文字中更感到了冷,我听到了轻微的很有克制的跺脚声。教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笼,我心中不由一阵恻隐。呵,一个火笼煨寒冬的时代早已远去了。火笼,奶奶,在寒冬的念想里,成为灵魂深处的暖。

新人新作

冬天与春天

□ 谢霖



冬天,看似萧条肃杀,一片寒冷,但熬过了难耐的冬天,迎来的将会是万物复苏的春天。常言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所以我认为,熬过了苦难,会有平川万里。

要以坚定的信念熬过苦难。信念是灵魂这棵大树的根基,是勇气和坚持的前提。著名作家史铁生,在20岁的大好年华痛失双腿,起初他终日沉沦,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但他母亲生前常对他说“要好好儿活”,在苦痛的创口开出花,他坚信“乐观若是一种鼓励,困苦必属于常

态”,病痛将他的躯体吞噬,他就以笔代腿弥补失去的灵魂。在坚定的信念与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终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书写华丽人生篇章。若他当时一度萎靡不振,就不会拥有如今的成就;倘若他没有记住母亲说的话,就无法勇敢地迈出下一步。他以坚定的信念,大笔一挥,书写下熬过的苦难。

要以追梦的激情熬过苦难。未来茫茫,旅途遥遥,在人生的战场上,只有勇敢行动,才能所向披靡,到达理想的彼岸。向琴琴是一名优秀的法医,但在此之前,她高考失利,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转而去读了大专,但她并没有放弃,在一次面试中,同组人里只有她是大专学历,可她临危不乱,用多年自学的法医知识顺利通过面试,刘良老师为其对梦想热爱与坚持所打动,决定收她为徒。在就业期间,她仍不敢放松丝毫,背完了数本厚厚的医书后顺利通过了专升本考试,如愿进入法医专业,进行系统性学习,熬过了孤寂苦涩的寒冬,诠释了“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若她当年

因高考失利而郁郁寡欢,就不会有追逐梦想的勇气;如若她因学历低而自卑,面试时唯唯诺诺,就不会得到刘良老师的赏识。她以追梦的激情,昂首阔步,迈过苦难。

我们应将这种坚定的信念与追梦的激情融入于学习与生活中。正所谓“逐梦破浪终见春”,唯“乘长风”者才可“破万里浪”,实现人生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应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度过人生中的苦海,做自己人生中的贵人。“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顺境不骄,逆境不馁,大鹏终有一日可以扶摇于九天之上。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天不能限也”。大笔一挥,书写下熬过的苦难,是史铁生教给我要有坚定的信念;昂首阔步,迈过苦难的“崇山”,是向琴琴教给我要有追梦的激情。少年当有鸿鹄之志,“既破万厄,何妨再战”,就像寒冬的更迭与共存,我相信,熬过了苦难,会有平川万里。